

韓國研究中國近代史之現狀

張存武

壹、前言

由於二十年來中國局勢的巨變及其對世界的重大影響，各重要國家均在注意研究中國。大韓民國與中國為近鄰，關係自來密切，對此更不例外。因為韓國在歷史上受中國各方面的影響很大，所以中韓兩國近代史之聯繫性也頗大。本題所謂中國近代史實包含與韓國無直接關係之中國史，及中韓關係史兩種內容。在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只佔中國政府事務的一小部份，國人對此之注意力及文字紀錄遠不如韓國之大之多。因之，作者在報導這一部分時，兼或超出近代時期，以期對國人之瞭解有所增益。

作者一九六七年冬訪問漢城蒐集清代中韓關係史資料時，承蒙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所長李相殷教授、副所長金俊輝教授，總幹事金鎮泰，該校總務長宋甲鎬同學，漢城大學全海宗、車柱環、權錫奉諸教授，及中國留學生蔡茂松等之惠助，獲得許多智識。除將來在拙著中致謝意外，茲先於此向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激。此外本文參考陳捷先先生之「漢城紀行」，復得在韓國之孔聖後裔孔在錫先生之惠助，於此一並致謝。

貳、圖書設備

李氏朝鮮政府曾購買大量中國圖書，接受若干皇帝的賜書，刊印若干中國版本。其出使北京的使節與中國士大夫間有相當的贈遺，同時也購買了不少。該政府甚注重歷史紀錄及檔案保管，且每隔若干年常常依此紀錄及檔案編

印各種巨帙。此外，由於文風甚盛，士大夫的私人著述亦頗可觀。有的屬於中韓關係史料，有的是關於中國經史等學術的研究發揚。這些朝鮮前期的圖書文獻在壬辰戰役中受到重大損毀，現存者多屬後期。其中除私人收藏散在各處外，官方者絕大部分現藏於國立漢城大學總圖書館。這就是有名的奎章閣藏書。

奎章閣創設於朝鮮世祖九年（一四六四），但在一七六六年之前，它只貯藏國王圖像、御製文、寶冊等物。十八世紀中葉朝鮮受到中國纂修四庫全書的影響，那位雅尚經籍，愛求遺編的正祖在其即位之年就特派使臣到北京購到圖書集成等巨著，並移來舊藏，訪求遺籍，築室分貯中、韓版本，以四部分類。於是奎章閣成了擁有三萬餘卷典冊的王家圖書館及學術研究中心，其後復不斷擴充。一九一〇年日本亡韓後，朝鮮總督府接管此庫，繼續添購，並將他處史庫藏書移來，最後在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中將此書移交於漢城大學前身的京城帝國大學。

漢大現有之奎章閣藏書共約十四萬四千冊，其中中國中本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冊，及韓國本七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冊已經解題分類，未解題者約五千冊。中國本目錄尚未刊印，難知其詳細內容，但大多是清代刊本，如武英殿叢刻，及皇清經解，宋、元、明學案，筆記，小說，戲劇等。這些都是研究近代以前之中國歷史學術的寶藏。但其中也有許多重複的普通版本，不足爲貴。此外，清末出版的許多有關西學書籍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好資料。

韓國本書目已按四部分類法刊出，未解題圖書也已經作初步調查，依政治、經濟等內容分類刊目。這是研究中韓關係的珍貴文獻。經部諸書是韓人介紹（譯解）、研究中國經典，及利用發揚（如禮制）的成果。子、集二部中除涉及中韓交涉容後敘述者外，也有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對此我不想多費筆墨，而願對中韓交涉關係文獻加以較詳細的說明。

各朝日省錄、日記、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實錄、寶鑑，及通鑑等編年史中均含有豐富的交涉史料。日省

錄如中國之起居註，在某些方面較實錄有用，尤其高宗一朝。高宗實錄爲日治時代所編，由僞共及北韓政權聯合出版。由於其中有十餘卷缺失，及日人的編輯立場是侵略主義，所以現任一般多用日省錄而不用實錄。備邊司掌軍國機務及事大交鄰之政，故該司謄錄中之關係史料更爲詳實，尤以各種單行法規可貴。在六種大典及增補文獻備考中可發現各時期及自古代迄清末的中韓關係史料。宏文館掌外交公文的撰製，四譯院是譯官衙門，故宏文館志及通文館志告訴我們明清時代中韓外交制度及其因革。咸鏡、平安兩道地方誌及地圖是探究中韓邊界問題不可缺少者。而自義州至漢城的方域誌及燕行使節人員留下的旅行記，不但使我們明瞭五百年間中韓外交活動的形影，且可歷觀此數千里中人文地貌的變易。敕使日記，迎接督監各種謄錄，各冊封儀規，及京畿、海西、關西、灣府四處支敕定例詳載外交的儀節、活動、及經費開支。事大文規、及同文彙考中中韓關係部份六十餘冊，是自明末至清光緒初年中韓政府間往來公文的彙編。持此二書即可瞭解三百年間兩國的交際大概。會寧、慶源開市定例、中江開市物貨發賣成冊、議政府關牒、及各道啓錄中義州部分是清代中韓傳統貿易史的珍貴資料。

近代史部份資料特別豐富，其中原始檔案佔很大的比例，現在擇其尤要者分類條列如下。

各外交機構及東萊監理署日記、筆記有十五種，一百四十六冊。其中以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日記（四十四冊，一八八三——一八九五）、統椽日記（十六冊，一八八八——一八九四）、外衙門草記（二種，三冊，一八八三——一八八九）、統理衙門草記謄錄（一冊，一八九〇——一八九四）、東萊監理署日錄（九冊，一八八五——一九〇四）、駐日公使日記（二冊，一八九三——一九〇五），對中韓關係尤爲重要。

外交衙門與中、日、美、俄、英、法、德、意、瑞士九國駐韓使節往來公文數量龐大。其與日、美、俄、英、法部份對中國固甚重要，而中韓部分，即所稱華案，自屬中心文獻。該項自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五年間之公文共有

四十一冊，計三千件，一百二十餘萬字。此項公文與一八八一年前之同文彙考構成清代中韓關係史資料的主幹。韓國駐外使節與駐在國往來公文多屬日本佔領後者，其中駐日部份（一八八七——一九〇五）及駐清部份（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值得注意。

國書（六冊，一八八一——一九〇五）、照會贍錄（一冊，一八八二——一八九一）中多涉及各國對中韓宗屬關係的態度。啓下咨文冊（二冊，一八八一——一八八二）是禮部、盛京禮部、總署、北洋大臣致朝鮮國王咨文，公文贍錄（一冊，一八八九——一八九四）是袁世凱、唐紹儀與朝鮮領議政間往來照會一百一十通。二者均載朝鮮派員留華、及天津機器局事，後者復關邊界越墾、貸款、走私、海關人事等。電案（八冊，一八八五——一八九二）乃關中日在韓建設電線事。

關於商務方面另有清商事案（一冊，一八八四——一八九五）、駐釜山双方官員來往公文（二冊，一八八六——一八九一），外部與總稅務司往來文七種五十五冊，及仁川等三港啓錄、關草、電報簿數十冊。

有關邊界問題者有李重夏的勘界使問答（一冊，一八八五）、勘界使問答記（一冊，一八八五）土門勘界（一冊，一八八五——一八八七）、覆勘圖門談話錄（一冊，一八八七），會寧、茂山、慶源等五處越邊韓民戶口、墾地調查冊五冊（一九〇一），鍾城郡鄉廳公文書一冊（一九〇七）。

韓國開放初期，李裕元、金允植、金弘集等均為重要人物。李氏的嘉梧稿略尚未刊行，金允植除雲養集已刊外，尚有天津談草一冊，金弘集有以政學齋日記，金炳德著從宦日記兩冊。此等著述，不但是中韓關係珍貴史料，研究李鴻章個人及其幕客也非參考不可。

除以上略舉外，尚有許多電稿冊簿等此處不煩舉。奎章閣之外，國會及高麗大學等處圖書館也藏有不少可用材

料，而近十年中韓國復自臺灣收買或交換了相當數量的中國書。

三、研究機構學人

研究工作當然集中在圖書館、博物館，尤其各大學及其附設之研究所。大學之史學課程分西洋、東洋、及國史三類。中國史屬東洋史，中韓關係在國史內。其研究所是學術研究組織，並非屬於教育系統；授予學位的各研究所稱為大學院。此外各大學及獨立的學會也很多，並且極為活躍。

韓城大學文理學院的東亞文化研究所創於一九六一年，致力規劃共同研究，舉辦演講討論會，並自一九六三年起出版東亞文化年刊。該所研究人員分三種，特別研究員是退休名家，及原為該所研究員而後轉掌他院者；研究員為教授、副教授、助教授；補助研究員為助教。一九六七年共有特別研究員十二名，研究員二十四名，其中高炳翊、全海宗、權錫奉等治東洋史，柳洪烈、韓祐勵等治韓國史，車柱環治中國語文。全、車、權三氏均曾在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訪問研究。然以國立學校待遇較薄，全、權二位現均離開漢大，分別轉任西江及中央二校。高麗大學以一九五七年創設的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為中心。其內部分近代韓國史料編纂、南韓研究、共產集團、韓國思想、近代中國、及日本五組。所長兼現代中國、韓國思想組主任李相殷教授是中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主治中韓學術思想史。副所長兼共產集團研究組主任金俊燁教授畢業中國中央大學及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中國、中韓關係、共產集團史。編輯組主任李弘植為韓國史專家，韓國研究組主任趙璣濬乃經濟學家，另外有鄭在覺等研究員十數位。該所除專著外，另出版亞細亞研究、及英文通訊月刊，並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成均館大學是李朝國學的繼承者，注重儒學研究。一九五八年成立之大東文化研究院刊行大東文化研究。一九六七年該所擁有研究員三十餘人，其中有

名史學家李炳濤，研究中國文學的丁來東、李佑成，治儒學思想的李明九等教授。延世大學東方學研究所創始於一九四七年，發刊東方學誌，有研究員近二十位，所長洪以燮爲著述弘富的名史學家，研究員閔沫珪治韓國及東洋史，崔虎鎮治經濟學，秋憲樹治中韓關係史。除以上所舉外，淑明、梨花女子大學，慶熙大學，大丘大學，公州師範大學等均設有研究所從事韓國及中韓關係之研究。而東國大學以研究佛教思想爲特色，該所李龍範教授及崇實大學治中國史卓有成就之閔斗基教授均於年前在臺灣從事研究。

其不屬於大學而包容各方學者的學會頗多，茲略舉其著者如下。亞細亞學術研究會於一九六五年由李瑄根教授創設，出版亞細亞學報，其研究員有鄭秉學、張基樺等。韓國研究院係一九五六年由四位大學校長合作設立，其所屬韓國研究資料圖書館藏有韓末報紙雜誌頗多。震檀學會是韓國的老牌史學會，創於一九三四年，所刊震檀學報已出至三十餘號。東洋史學會最年輕，一九六五年成立，出版東洋史學研究。這兩種刊物與前述各研究所所刊，及歷史學會之歷史學報，韓國史學會之史學研究均爲第一流學術刊物，頗多有關中韓關係之文章。韓國治中國學及中韓關係史者既多，乃於一九六一年組織韓國中國學會，從事協力研究，促進中韓關係。該會現有會員一百餘人，韓國籍外有中國人及美國人。會長金俊輝，副會長車柱環，總幹事金學主，幹事宋甲鎬等均與中國關係深厚。該會會刊中國學報已出至第七號，中有數篇中國學者論文，而刊載中文論文亦爲該刊特色之一。白山學會乃金庠基，高柄翊教授等十餘人於一九六六年組成，偏重韓國與我東三省歷史、地理關係之研究，出版白山學報。

韓國的學術機構大半集中在漢城，因之學者之間無地域學派之分，只有老與少壯兩代的不同。六十歲以上的學者多中、日文根底好，但在少壯派看來，則其治學方法亦老。四五十歲的人語文條件亦好，且用近代社會、心理、行爲、經濟等科學分析問題；而其治學、行政均優的活躍人物亦不少，如金俊輝教授即爲一例。爲培育人才，各學

校不斷利用各種機會派年青人至中國、美國、日本等地留學或訪問，而大多數留學生之學成歸國爲一良好現象。學術研究非財莫辦，這在開發中國家爲一大難題。韓國許多學術發展也得利於美國的基金資助，如高大亞細亞研究所已獲福特基金三次援助，延世大學爲教會學校，得美國教會之支持，漢城大學亦獲哈佛燕京學社之助，故能有所作爲。

肆、工作及其業績

二十年來韓國在本題範圍上的建樹頗多，茲分下列數端說明之。

一、圖書資料目錄及引得乃研究工作所必備，韓國學者甚爲重視。此項工作以國會圖書館及漢城大學之功爲多。前者於一九六六及六七年刊出所藏韓、日、中、英語圖書目錄四種。西洋本韓國文獻目錄（一八〇〇——一九六三）包括俄文文獻在內，乃取美國國會圖書館所刊及李順熙女士所編而印成，共二百餘頁。韓國史研究論文總目錄（一九〇〇——一九六六）一冊，收錄日、韓及少數中、英文論文目錄一萬餘題。韓末韓國雜誌目次總錄（一八九六——一九一六）包含二十九種雜誌文章。一九六六年刊行之近世韓國外交文書總目錄——外國篇乃漢城大學李用熙教授及外交研究所學生所編，共一千二百二十四頁，冠以解題，附以漢、日、英字索引。其內容乃關於韓國之中、日、美、英，及德、法、英第一次世大戰外交文書目錄。中國部分有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光、宣兩朝中日交涉史料、李文忠公、張文襄公全集，愚齋存稿，甲午戰爭電報錄，及中俄會商交收東三省電報彙抄九種。此外該館經常編印學術雜誌索引及國內刊行物記事索引。漢城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是整理奎章圖書。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總目錄一九六五年出版，目錄八百頁，後附編、著者，書名，編著者、書名頭字字劃數三種索引。韓祐勛

教授就該閣經濟圖書文獻所編之韓國經濟文獻集成於一九六六年出版，二百餘頁，冠有文獻項目、時期統計表。韓國近世對外關係文獻備要乃全海宗教授編，共三〇四頁，一九六六年刊行。該書除第二部爲解題外，其第一部之對外關係掌管官署變遷、對外關係官制、法規參考事項，第三部之圖書一覽表，第四部之條約一覽表，及第五部之關係人名錄非常有用。本文圖書設備一節即參考上述最後二書，尤其後者而成。此外各學報均刊載論文及史料目錄，如中國學報之「中國關係著書及論文」欄，歷史學報第三十三册所載朴奉植先生之「A List of Document Relating to Korea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權錫奉先生之「研究調查中國中央研究院所藏朝鮮檔報告」（東洋史學研究第二輯）。

二、朝鮮時代政府的公文檔案固不必論，即是一般書籍也不普及。因之整理出版及重印工作乃爲當務之急。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前述之備邊司曆錄、承政院日記、朝鮮歷朝實錄及索引等近百冊巨帙，其韓國史料叢書均爲近代史之寶貴資料。漢城大學圖書館將奎章閣藏品部分作成縮影膠片，部分如高宗日省錄等影印出版。該閣大部分近代檔案則由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編纂組整理排印爲舊韓國外交文書，計清案三冊，日案七冊，美、德、法、英、俄、海關案各一冊，比、瑞、義案一冊，總目錄及索引一冊，其有二十四冊，現將刊印完畢。此外，古典圖書之影印有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之退溪全集、西厓文集、燕行錄選集等十種，民族文化推進會之燃藜室記述、國朝寶鑑等十餘種。凡此均爲中韓文化、政治關係之重要圖書。

三、韓國學者對中國史及中韓關係史的研究成績斐然可觀。以重要論文而言，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七年間共有三百餘篇分列於一百三十餘種學報上，而其中以自唐至清者爲多。此處不擬綜述諸文，只例舉有關近代史者以見一般。

中國史方面，關於太平天國者有全海宗的「關於太平天國之動機與性格之考察」、徐仲錫的「太平天國亂的國際意義」、及鄭容淑的「太平天國與東學黨比較研究」等四五篇。嚴永植的「對洋務運動的考察」、權錫奉的「輪船招商局之設立」、及李洪喆氏自洋務官僚之保守性考察洋務運動等數篇乃自強運動之研究。閔斗基之「梁啟超思想構造之理解」、咸洪根之「康有為的國家思想」等屬維新運動。有關辛亥革命者有三篇，中共研究者十數篇，華僑史兩篇，而中外交涉史有五六篇，其中以中俄關係者為多，如秋憲樹之「中露國境問題與伊犁條約」等。這些文章對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都接觸到了。當然由於史料不足，其能否超越前人，則難以肯定，但他們的觀點應予注意。

他們最大的成就，也是我們應該特別重視的是中韓關係史部分。關於中韓宗藩關係者有全海宗的「韓中朝貢關係考」、「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申基碩的「清韓宗屬關係史緒論」、「從壬午軍亂前後看清韓宗屬關係」等。趙恒來之「對黃遵憲朝鮮策略的檢討」，金時泰之「黃遵憲朝鮮策略對韓末政局之影響」，劉甲壽「李鴻章的對韓政策」，權錫奉「李鴻章對朝鮮與列國立約勸導策」等文屬朝鮮門戶開放問題。其一般交涉有金正日之「甲申政變與韓日清外交關係研究」，申基碩之「清國對朝鮮歐美派使之干涉」，申國柱之「清日戰爭本質的考察——獨占朝鮮支配權」。經濟史方面有高炳翊的「朝鮮海關與中國海關的關係——以穆麟德與赫德為中心」，金鍾圓的「韓中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之研究」。有關國界問題者有申基碩之「問島歸屬問題」，李瑄根之「白頭山與問島問題」。高炳翊之「近世韓中日的銷國」為比較研究。

學報論文之外，如李瑄根氏之韓國史——最近世、現代篇中極大部份為中韓關係史，而金俊輝之「北韓共黨史」則為民國時代中韓關係之巨著。此外金氏與秋憲樹正撰寫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之關係問題。

韓國學者也注意翻譯介紹。如中國學會所譯蘇俄在中國，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所譯周鯨文的毛澤東的軍隊，吳元禮的中共的工業經濟體制，楊慶堃著早年共產過渡期的中國村落、及中國共產革命下的家族制度。

四、各研究所及學會之活動可以漢城及高麗大學為例說明。漢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有公開學術演講會、學術討論會、談話會三種。演講會及討論會每次數日，由數位專家同時主講。討論會多與外國或外國歸來之學者舉行。各會之內容與中國近代史有關者頗多。高大亞細亞研究所以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為特色，一九六五年會議主題為亞細亞近代化問題，一九六六年者為亞洲的共產主義。兩次會議都甚成功，所宣讀之論文亦均出版。

韓國史學家們的重要工作是擺脫過去中、日史學的影響而建立韓民族的歷史體系與精神。他們已經有所成就，而論者咸以西江大學教授李基白氏的韓國史新論為代表。本書對韓國歷史的分期及其原則均異往昔，即以韓民族社會、文化的發展為重心。由此精神而寫的中韓關係史文章自含有濃厚的愛國精神，例如所謂「間島問題」現在還是活問題。

伍、結 論

我對於韓國史學界有下列幾點深刻的印象。第一、他們有合作的精神，不大霸佔資料各自為政，甚至自己無所作為而不許他人染指。如漢城大學奎章閣檔案之出版即網羅各方人士共同策劃，並由高麗大學負責執行。第二、他們的言論氣氛較純正，有成就及出力負責者的意見受到重視，閒雜言論並不震天地響。如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三次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且以側重北韓研究為條件，也未受到不負責任的攻擊。第三、年輕人有活力，衝勁大，代表新興國家的氣像。第四、民族主義情感濃厚是新興民族國家的必然趨勢，過些年後也許會有所變更。第五、

固然中年以上的人語文基礎較廣，但此優點能否繼續頗成問題。中學生除英文之外可以選修法、德等第二外國語自屬長處，而日語學習之不被鼓勵，尤其完全消除韓語中漢字的呼聲，恐將發生長遠而重大的影響，因為絕大部份的韓民族文化遺產是用漢文寫成的。此外，許多中韓關係史文章均極具參考價值，我們應設法翻譯。尤其重要者，我們應網羅人才，購置圖書，增進對韓國之研究與瞭解；而其精神與純正的氣氛也值得參考。